

一、陸九淵，《象山先生全集》卷36〈年譜〉淳熙十三年條：

鵝湖之會，論及教人，元晦之意，欲令人泛觀博覽而後歸之約；二陸之意，欲先發明人之本心，而後使之博覽。朱以陸之教人為太簡，陸以朱之教人為支離，此頗不合。先生更欲與元晦辯，以為堯舜之前，何書可讀，復齋（陸九齡）止之。

以上的資料顯示了朱子與陸九淵之學一個的重大歧見，請問此一歧見的內涵為何？而朱、陸二人在「教人」上的爭議，對於南宋以後的學術發展又產生了何種影響？

二、以下史料節選自《明神宗實錄》卷二百一十九：

萬曆十八年正月甲辰朔，立春。上不御殿，免百官朝賀、順天府官進春。以正旦令節賜輔臣上尊珍饌。

上御毓德宮，召輔臣申時行、許國、王錫爵、王家屏入見于西室。御榻東向，時行等西向跪，至詞賀元旦新春。又以不瞻睹天顏，叩頭候起居。

上曰：「朕之疾已痼矣。」時行等對曰：「皇上春秋鼎盛，神氣充盈，但能加意調攝，自然勿藥有喜，不必過慮。」上曰：「朕去年為心肝二經之火時常舉發，頭目眩暈，胸膈脹滿，近調理稍可，又為雒于仁奏本肆口妄言，觸起朕怒，以致肝火復發，至今未愈。」時行等奏：「聖躬關繫最重，無知小臣狂慧輕率，不足以動聖意。」上以雒于仁本手授時行，云：「先生每看這本，說朕酒、色、財、氣，試為朕一評。」時行方展疏，未及對。上遽云：「他說朕好酒，誰人不飲酒？若『酒後持刀舞劍非帝王舉動』，豈有是事？又說朕好色，偏寵貴妃鄭氏。朕只因鄭氏勤勞，朕每至一宮，他必相隨，朝夕間小心侍奉勤勞。如恭妃王氏，他有長子，朕著他調護照管，母子相依，所以不能朝夕侍奉。何嘗有偏？他說朕貪財，因受張鯨賄賂，所以用他。昨年李沂也這等說。朕為天子，富有四海，天下之財皆朕之財。朕若貪張鯨之財，何不抄沒了他？又說朕尚氣。古云『少時戒之在色，壯時戒之在鬥』，鬥即是氣。朕豈不知？但人孰無氣？且如先生每也有童僕家人，難道更不責治？如今內侍宮人等，或有觸犯及失誤差使的，也曾杖責，然亦有疾疫死者，如何說都是杖死？先生每將這本去票擬重處。」時行等對曰：「此無知小臣，誤聽道路之言，輕率瀆奏。」上曰：「他還是出位沽名。」時行等對曰：「他既沽名，皇上若重處之，適成其名，反損皇上聖德。唯寬容不較，乃見聖德之盛。」復以其疏繳置御前。

上沈吟答曰：「這也說的是。到不事損了朕德，卻損了朕度。」時行等對曰：「聖上聖度如天地，何所不容？」上復取其疏，再授時行使詳閱之。時行稍閱大

意，上連語曰：「朕氣他不過，必須重處。」時行云：「此本原是輕信訛傳，若稟擬處分，傳之四方，反以為實。臣等愚見，皇上宜照舊留中為是。容臣等載之史書，傳之萬世，使萬世頌皇上為堯舜之君。」復以其疏送御前。

上復云：「如何設法處他。」時行等云：「此本既不可發出，亦無他法處之，還望皇上寬宥。臣等傳語本寺堂官，使之去任可也。」上首肯，天顏稍和：「因先生每是親近之臣，朕有舉動，先生每還知道些。安有是事？」時行對曰：「九重深遠，宮闈秘密，臣等也不能詳知，何況疏遠小臣？」上曰：「人臣事君，該知道理。如今沒個尊卑上下，信口胡說。先年御史黨傑也曾數落我，我也容了。如今雖于仁亦然，因不曾懲創，所以如此。」時行等曰：「人臣進言雖出忠愛，然須從容和婉。臣等常時惟事體不得不言者，方敢陳奏。臣等豈敢不與皇上同心？如此小臣，臣等亦豈敢回護？只是以聖德聖躬為重。」上曰：「先生每尚知尊卑上下，他每小臣卻這等放肆。近來只見議論紛紛，以正為邪，以邪為正。一本論的還未及覽，又有一本辯的，使朕應接不暇。朕如今張燈後看字，不甚分明，如何能一一遍覽？這等殊不成個朝綱。先生每為朕股肱，也要做個張主。」時行等對曰：「臣等財薄望輕，因鑒人前覆轍，一應事體，上則稟皇上之獨斷，下則付外廷之公論，所以不敢擅自主張。」上曰：「不然。朕就是心，先生每是股肱。心非股肱安能運動？朕既委任先生每，有何畏避？還要替朕主張，任勞任怨，不要推諉。」時行等叩頭謝曰：「皇上以腹心股肱優待臣等，臣等敢不盡心圖報？『任勞任怨』四字，臣等當書之座右，朝夕服膺。」

這段史料記載明神宗和內閣大學士申時行之間的一段對話。歷史學者余英時先生指出，「君權的行使在事實上所遭到最大的阻力則來自傳統的官僚制度。」（〈君尊臣卑下的君權與相權〉）請具體討論以上史料是否能說明這個論點？

三、近代的楊度曾有一首詩〈湖南少年歌〉歌頌湖南人士。詩云：

中國如今是希臘，湖南當作斯巴達；
中國將為德意志，湖南當作普魯士；
…若道中華國困亡，除是湖南人盡死。

請討論此詩的歷史背景，並以歷史人物為例，具體分析湖南人士在清中葉後所扮演的角色及其歷史意義。

四、就清末民初新學而言，請說明嚴復、梁啟超、孫中山三人的歷史重要性是甚麼。